



全宋筆記

第八編 六

大象出版社

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李裕民

項目首席專家、主編 戴建國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編纂委員會（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劉純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

目 錄

識遺

羅壁撰

一

錢塘遺事

劉一清撰

一六一

東南紀聞

佚名撰

二七五

咸淳遺事

佚名撰

三〇七

昭忠錄

佚名撰

三五五

◎羅

璧撰

識

遺

趙

龍

整理

點校說明

《識遺》十卷，羅璧撰。羅璧，字子蒼，號默耕，生卒年不詳。《乾隆岳州府志》卷二二《人物志·文苑》載其爲宋末鄉貢，宋亡隱居不仕。關於羅璧籍貫，《四庫全書總目》著爲新安（今安徽黃山市）人，清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卷三〇《書羅氏識遺後》，力辨其爲平江（今湖南岳阳市）人。考是書卷三《左傳非丘明》之「鄉先達萬見春鎮嘗著論，辨《傳》非丘明作」、卷五《泮水辟雍》之「鄉先達魯寶潭士能，嘗言《泮水》非頌僖公詩」等語，知璧爲平江人，當無疑議。

據羅璧自序，及卷一《成書得書難》條之「宋楊誠齋序《易》」、《文繁省》條之「楊誠齋《挽張魏公詩》」、卷二《三策中原》條之「善乎誠齋之言」等語，《識遺》當初撰於宋代，「歲久成帙」，「暇日因剔繁纂要，萃爲一書」。其間，或因與師友書信往來、切磋學問而被人引用，故明代藏書大家吳岫跋曰：「宋元著述家多援引之。」全書理學傾向十分明顯，尤奉朱子之學。作爲一部考據類筆記，以「考據確而精，論斷審而正，記載書絕高品」，爲後世所稱道。如卷一《成書得書難》條考《古文尚書》之僞，實開宋元人辨僞孔之先河。又如清人嘗辨左氏非丘明，而是書卷三《左傳非丘明》條已然發明。盡管四庫館臣批判是書部分文字有「委巷之談」之嫌，但亦云：「其所說則多引經述史，考訂異同，而不屑爲性命之空談，故其議論，往往精博可取。」肯定羅氏「在講學之家，

猶可稱言有根柢矣」。

此次整理，以《學海類編》本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碧琳琅館叢書》本（簡稱碧琳琅館本）、《芋園叢書》本（簡稱芋園本）、《說郛》本。其他訛誤文字，據有關典籍訂正。整理過程中，吸收了岳麓書社王建、田吉校點本部分成果，謹以致謝。

目錄

序

八

卷第一

九

成書得書難 經題籤 筆史 孔子師 文繁省 書史訛名 雉

釋文 孔門多才 孔子諱魯 理根本 曹參不伐 有國二權

明辭識時 十六相四凶 姬周姓

卷第二

二八

擔頭上看花 經根人事作 史闕文 子夏子思 崛奇可味 寅正

非夏 改朔 歷代帝陵 兩韓信非 三策中原 川陝江河上游

子冠氏上 三大處置 大橫 十二州

卷第三

四六

古文不相襲 左傳非丘明 班史出劉歆 公羊穀梁 形容失當

古事難詰 洞庭古九江 禽釋擒 終命椽筆 封略自然之險 古

稅不拘什一 不署字之福 大計不惜小費 忍字二義 溫公獨樂園

卷第四

六三

識其大者 今存經注 孔子生年 瞽瞍武后 言不相副 矯古說
之過 與齒去角 寺觀藏 聖賢綱常之變 送終不諱 封建限百
里 興創規模 分數明 古將不專兵 自古有死

卷第五

八〇

秦後六經 易象物 四經文合一之始 禹事舜 縣邑 泮水辟廱
漢儒言禮 士異 息二訓 西北豪傑所產 處置兩得 隨時
救時 地理 衡 魂魄

卷第六

九七

闕疑 讀書致用 先天太極一理 蜡臘異祭 井田 牛耕 卜
決疑 佛人中國 豚犬斥子 迂闊 祭求陰陽 周公瑾 司馬
懿 事非智力所及 史記世系

卷第七

一一一

一體具體 左傳紀人名 豕蝨 莊子 古銅代金 龍門 戰國

說士 鄉舉里選 老彭 治貴審時 將老 帥職 服食爲本
江河淮汴 張道陵 對獨說

卷第八

一二六

天即理 倉頡 軒轅黃帝 陶唐殷商荆楚 堯舜病博施 豫讓
飲器 射日補天 經解 玩物之戒 夏后氏 大城多兵 武
士不恤 過百爲壽 豪傑不苟就 三教 耘耔

卷第九

一三七

星土 孔子不述禮 擊壤 田獵 五行寓數 詩從寺 制幣
萊 伊呂周公之將 官府一體 姦雄人科目 兵勢緩急 王荆
公 英雄不死 倡亂 以攻完守

卷第十

一四七

天干地支 古樂 夢卜 園扉 名犯聖賢 服節 社稷 九
夷 矢宇 創業之主誠直 文武取人 度才 御小人 東南國
勢 荆襄 前定 冥官歷 月受日光 文尚喻 儒者生殺

後序

一六〇

序

余舊爲冊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莫不筆置，以備遺忘。歲久成帙，追憶舊讀，閒于是編有考。暇日因剔繁纂要，萃爲一書，曰《識遺》，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爾。嘿畊羅壁子蒼甫。

卷第一

成書得書難

【一】 僅五十八篇 「僅」下衍「存」，據芋園本刪；「五」原闕，據四庫本、碧琳琅館本、芋園本補。

【二】 詩之刪也 「刪」原作「剛」，據四庫本、碧琳琅館本、芋園本改。

【三】 風雅 原作「雅歌」，據四庫本改。

【四】 左氏 原作「爲」，據碧琳琅館本、芋園本改。

《易》更四聖而始備；《書》歷二千餘年，存者僅五十八篇【一】；《詩》之刪也【二】，夫子十取其一；《春秋》，魯史之名，記者非一人，其後夫子修之，左氏傳之，又其後劉歆、杜預合經傳而一之，然後經以傳明，事以類著。經之成亦難矣！周衰極文之世，晉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春秋》；吳季札聘上國，始聞《詩》之風雅頌【三】，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生其時，得全見六經者無幾。《商頌》至正考父纔得十二篇于周太師；孔子周旋杞、宋間，欲究夏、商遺禮而不得；劉歆言漢經秦火，書惟有《易》，至孝文時，伏生始口授《尚書》，孝武時，壁出者皆朽腐散絕。《詩》之萌，或傳《雅》，或傳《頌》，合而成《詩》。其後，得書二十篇，以爲《尚書大傳》，謂左氏不傳《春秋》【四】。唐孔穎達曰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服虔、杜預，皆不曾見今《尚書》，建安蔡氏謂揚雄亦未見《尚書》。余按：《書》出孔壁者，皆科斗文字，凡二十五篇，號爲「古文」；出伏生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後夏侯勝等傳之，洛陽石經刻之，漢號「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國上之官，承詔總

【五】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 四庫本作「□□緯曹起霸弋釣其中後」。

【六】建武中「中」，四庫本作

「四年」。

【七】梅頤之偽「偽」原作「意」，據四庫本、碧琳琅館本、芋園本改。

【八】

於今八年「八」原作「六」，據《緯略》卷一二、《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改。

【九】

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託范」、「依」原闕，據同上補。

【一〇】

每四丈「丈」原闕，據《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補。

【一一】

自前秋「自」原闕，據《緯略》卷一二、《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改補。

【一二】

六七百卷「七百卷」原闕，據《緯略》卷一二、《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補。

爲五十八篇，作傳。傳成，會國有巫蠱事，不獲上，壁書復湮。行于漢者，伏生三十四篇而已，故壁書世儒多不見。後有張霸者，習聞《書》五十八篇之說，僞造二十五篇，并伏書爲五十八篇。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五】。鄭玄注《書》，依用之，多乖異。晉興，壁書漸出，至梅頤爲豫章內史，全得孔書，盡上之，官爲施行，壁書方大傳，猶缺《舜典》。江左蕭齊建武中【六】，姚方興始獻《舜典》，孔傳五十八篇始備。隋開皇間，始流河朔，見《書》疏。但漢武至前晉，凡五百餘年間，歆、向父子披羣書甚精，不應孔書皆不傳，直逮晉始得之，故或者亦疑梅頤之僞【七】。宋楊誠齋序《易》曰：「韓起嘗見《易象》而喜，然起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見起之所未見。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嘗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今夫子之《易》，性與天道之言也，乃得聞子貢之所不聞。」其述古人不得多書而讀之，備矣。韓、柳未出，歐陽公得韓文六卷于漢東李堯輔敝篋中，脫落顛倒無次序，乞歸讀之。後官洛陽，與尹師魯補綴方成全書。穆伯長敘柳文謂：「初不全見于世，亡字失句，闕墜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成定。」今讀韓、柳者，未必察也。司馬溫公《進資治通鑑表》曰：「臣之精力，盡在此書。」又《與宋次道書》曰：「光自到洛之日，專以修《資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八】，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奏御。唐文字尤多，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爲草卷【九】，每四丈截爲一卷【一〇】，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以夜補日。自前秋始刪【一一】，到今已二百餘卷，纔至大歷末年。向後卷數，增倍於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一二】，更須三年方可組成編。文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公閒居洛十五年，朝

廷許開局，自隨辟官授廩，命吏給札，故成此書。使無如許歲月，及官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書自篆籀變而爲隸，竹簡變而爲縑素，縑素變而爲紙，紙變而爲摹印。摹印便而書益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爲常，與器物等，藏之者祇觀美而已。余謂書少而世不知讀，固可恨；書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年猶未有摹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線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槩黏之，猶今佛老經。其後稍作冊子。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鐫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甯後方盡弛此禁。然則士生於後者，何其幸也！

經題籤

題籤經目雖小節，古人亦審。朱文公見題《伊川易傳》者，謂題《周易程氏傳》方是。蓋後傳先經，得尊經之意，且言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余按：古傳《春秋》者三家，而曰《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皆先《春秋經》。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說。大名，《易》、《詩》、《書》、《禮》、《傳》是也。《易》以文王序，加周字；周，岐陽地名，姬先代所封，《詩》曰「周原膺膺」是也。後爲代號，因以名《易》。《書》以上古書，加尚字；孔壁只得虞、夏、商、周之書，孔安國序《書》伏生之下。經曰「一三」：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則「尚」字伏生加。《詩》以毛萇傳，加毛字；傳《詩》者初四家，曰齊、魯、毛、韓，今之《詩》，傳自漢博士毛萇，因目《詩》曰《毛詩》，以別三家。《禮》述周制，加周字；《禮》出劉

【一三】
之下經曰 碧琳琅館本、
芋園本作「口授下言」。

歆，題周必歆。《傳》以左氏作，加左字。以別《公》、《穀》，未詳所始。後來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皆大名居下，取法于經也。若伏羲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惟王弼、孔穎達以爲伏羲所重。蓋《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伏羲作《易》之人，已言兼三畫六而成卦「二四」，則重卦伏羲無疑也。但上《繫》言伏羲以來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卦名伏羲前已有矣。矧畫前有易理，且素具乎？況于伏羲前言《易》，皆從曰「聖人」，蓋有深意。薰叔嘗面問朱文公以卦設名之始，公答以無所考。《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曰：「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爲風、雅、頌，說者以爲始于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不知吳季札聘魯在孔子未反魯之先，而魯太師已爲札歌風、歌雅、歌頌，則夫子乃衰周之僭禮樂者爾。《周禮》雖有太師掌六詩之說，然先儒謂《禮》出劉歆，則六詩安知非後世依倣而托之者。余按：魯駟詩序曰：「于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樂記》曰：「人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史記》曰：「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孔子序《書》以置篇端，始孔安國。《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註《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左傳》二書合爲一。因傳解經，事見《歆傳》；《左傳》、《春秋》合爲一，見杜預《左傳序》。

【二四】
兼三畫六 「三」原作

「言」，據四庫本改。

筆史

范蔚宗東漢《黃憲傳》述諸人敬慕之說，而憲之美無可尋，至今讀者欽其賢，慕其器。唐史于房、杜解善謀善斷外，事迹亦不多見，但王、魏善諫，英、衛善兵，例推爲房、杜功。項羽殘暴，班固書之曰：「羽西屠咸陽。」曰：「所過無不殘滅，嘗攻襄城，無噍類。」語不激而羽之暴十分著露，此史筆之妙。至於敘列人物傳，褒之者贊，貶之者贊【二五】，稱美者貶之者贊，「贊」原闕，據碧琳琅館本、芋園本補。

【二五】
傳無載。按：史著贊，始遷、固，實法《左傳》。《左傳》每于事終斷以「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故遷、固法而爲贊，「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曰」之類。蓋人非堯、舜，安能盡美？作史之道當爾，勸懲之意因寓焉。蘇老泉曰：馬遷傳廉頗，本傳不載其議闕與之失，而見于《趙奢傳》；傳酈食其，本傳不載其謀撓楚權之繆，而載之《留侯傳》；傳周勃，本傳不載其汗出浹背之恥，而載之《王陵傳》；傳董仲舒，本傳不載其和親之疏，而載之《匈奴傳》。蓋四臣者，功十而過一，不欲因一以疵十，乃與善之意也。論蘇秦曰其智過人，論北宮伯子愛人長者【二六】，班固贊張湯曰推賢揚善。蓋四人者，過十而功一，併其一者廢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心，懲惡不已甚乎！後之讀者甯復識哉！

北宮伯子 「子」原作「盱」，據四庫本、《史記》卷一二五改。

孔子師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家語》後有晉王肅所加，故益難據信。由是益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未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靜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學，從而有掊斗折衡、攘棄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之學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宗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證已，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勸其徒則廢棄耶？孔子于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故愚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蓋推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未遠，具曾、思之傳最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于莊子輩爾，聃學之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

【一七】或者「或」原作「藏」，據四庫本改。

【一八】敘二百年事「二」原作「一」，據四庫本、《漢書》改。

【一九】晉卻克眇季孫行父禿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晉」原作「由」、「衛」原作「季」、「子」原闕，據四庫本、《春秋公羊傳注疏》成公卷一七、《春秋穀梁傳·成公第八》改、補。

尊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皆與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爾。若孔子從聘之事，《莊子·外篇》著聘爲周藏史。藏史，書所。或者聘所職多書【一七】，孔子因往問聘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言及聘，而聘之禮何不書傳其後，而甘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排孔子，實尊孔子，書末敘百家之學興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敘名之，至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余舊輯《素王事記》，只據諸書纂輯，未暇辨理，今輒附此。

文繁省

司馬遷《史記》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漢史敘二百年事【一八】，八十萬言，晉張輔以此優劣班、馬。王逢原解《論語》「夫子爲衛君」章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包咸解「子見齊衰者」章曰：「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朱文公括「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曰：「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視若稽古三萬言者有閒矣。《左傳》敘晉獻公殺申生事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禮記·檀弓》約以四字曰：「君安驪姬。《公》、《穀》敘晉使齊事，晉卻克眇、季孫行父禿、衛孫良夫跛、曹公子以手僂【一九】，齊使眇者逆眇者、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僂者逆僂者。劉知幾《史通》曰：「宜除「眇者」以下句，但云各